



列傳第二十七至三十三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張緬

弟纘 綽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孔休源

江革

謝舉

何敬容

朱异

賀琛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鷗

羊鴉仁



梁書

五

卷三十三至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梁書二十三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
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
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
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
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

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召補郡
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
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
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為宮
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元出為晉安郡以僧孺補
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
光表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上僧孺
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
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
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應鼠有必
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
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為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
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
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
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
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
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
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為
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

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
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
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暮月
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旣至拜中
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
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
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
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
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製春景
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

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
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
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
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
止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籛收簪且歸初服竊
以童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士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
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袷服取亂長
裾高機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
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
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墮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

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尉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
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
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
爲羣披榛捫樹從虺虺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
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縷縻僧孺坐免
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
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
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謔況岐路
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
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
愛同鄉季浮浮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
攀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
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
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
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
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
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
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
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父爲
尺板斗食之吏以從卑衣黑綬之役非有竒才絕學雄

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
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
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
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
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紺縹之上翩躚
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鹹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纈榮何
能至到加性踈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
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
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且抱樂銜圖訟謳有
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消

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
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
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
筭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脯佚之柱下
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
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
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躡傾履必然
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
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
得應弦譬縣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卮鼎以餌鷹鷂

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
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為丹赭充彼春薪辛聖
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
恚詎憐其骸觶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
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
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
負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
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
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
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憐車之徒隨相媒藥及一朝捐

棄以快怨者之心吁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
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
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
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
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
沒愜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厘之田而有數
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
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
履足差肩搗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

夏馥范曄之值孔嵩愍其留質憐此行乞耳僕不以垢
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
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成王參軍累遷
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
省知撰譜事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
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
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
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
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
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卿給事中率年十二
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
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
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
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
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
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
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
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

遷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文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宮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奉詔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中官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崑閩天用莫如龍地用

如馬故禮稱驪駟詩訓駟駘元景遺風之美世所得

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

自中負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彼之域越險効

珍軫服鳥號之駿駟駘參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

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

命四載元符旣臻協律之事其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

之用已假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

觀慶惟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矚天

馬之禎漢旣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

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

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
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
茲而朱翼旣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月而載
生祖河房而挺授種比唐之絕類嗣西苑之鴻胥稟妙
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蹈躡於金
奏超六種於周周踰八品於漢虜伊自然之有質寧改
觀於肥瘦豈從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
縣鑿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
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
異軟跨野而忽踰輪齊秀賦而並未馴貶代盤而陋小

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
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
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
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
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
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儁列樹茂於皇枝
紛高冠以連袂鑿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
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菴竹流芬於紫裏聽磬鐃之畢舉
聆韶夏之歲播承六奏之旣闕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
於廣序同舞獸於虞廷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

乃命滄人効其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
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
軀睨兩鏡感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
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騏動獸發龍驤雀躍鸞
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
榆袂寧假器於髦皇婉春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歆紅沾
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
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宮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
搢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
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

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
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駟驅總三才而驅騫按五
御而超憑翳矧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
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
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
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
昇於庖煇愷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
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
職其父侍教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
之求媿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

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情其才寢其奏
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
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
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
中記室王遷南兖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
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
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
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遂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
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
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

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
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
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
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諱今日近張新安又
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
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
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
三千石還吳宅旣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
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
乃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

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
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
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
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
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
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
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
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
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

我懷秋作詎慰羞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
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
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
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
宜稍習頃之卽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
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
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
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
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
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

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負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

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其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擗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盧江遮道之姦慮興

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一瘼不休筆墨之功也
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
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下臨猶為好事新有所製想
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
計行遲還芳札孝綽答曰伏承目辭皇邑爰至荆臺未
勞刺舉且摘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金玉昔臨淄
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
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品威懷之道兼而有之
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
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閭比楊倫之不出壁張摯之杜

昔趙姬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叙盛衰彼此一
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為罪由此而談又何
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
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
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
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
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
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
及高祖為藉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

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踈倖與物
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
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寃炙髮
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
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
天踈遠竄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
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
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熒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
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
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

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室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
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古酒貲其甘酸一手
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
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
津之陷王父自茲厥後其徒是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
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退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
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小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護
慙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庸忝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
未幾何途說罹難雖吹毛洗心加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
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

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纏
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
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
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
陸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
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
永藏輪執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
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
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
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成空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祕

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

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

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

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

卿沈僧杲等並被時遇孝綽

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

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駟卒

道途聞事由此多忤於

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

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

遍好事者咸誦誦傳寫流聞

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

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

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

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

邪王叔英吳郡張嶧東海

徐悝並有才學悝妻文允清

叔悝僕射徐勉子爲晉安

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

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

觀此文於是閑筆孝綽子諫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學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袋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

穆公文楫太中大夫筠幼警敏加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

若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

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為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

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

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公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

者或勸遂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

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

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嘗謂筠

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

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

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

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首寫文詞不加篇題約

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

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蹇約

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五鷓反次至墜石礎星及

冰懸炤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

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
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宇夔牙接響
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
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
壯頗愛斯文舍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
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
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
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
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冷

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
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
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
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
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
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
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
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
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
爲策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

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為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
 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為
 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為光祿大夫俄遷雲
 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
 明年太宗即位為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為賊所焚乃寓
 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
 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
 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

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
 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之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
 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
 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
 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
 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
 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
 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然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
 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

王氏之戚者也汝等仰觀 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王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躋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列傳第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張緬 弟續 緜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丹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

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
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
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
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
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
正室不隨予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
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
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闕然如貧素者累遷比中郎諮議
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
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

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
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
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
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
真威將軍侯如故賜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
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續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
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鄰殺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
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
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

不迫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罹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
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墜筆無次緬性
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
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
子傳嗣

續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
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
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
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育

書萬餘卷書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食宋齊以
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有便
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帝執四部書曰曰
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
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
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續續時年二十三
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
長史兼侍中時人以其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
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
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

元年出為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三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為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為吳興太守續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續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為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表曰自出守收肱入八衢人仰首伸眉論列是非

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續在職議南郊御乘素禁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為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娥訾月帷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蝸蝸之爭戰附謁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

忘機於粹日乃聖筵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而
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與王之盛世蒙三樂之休寵荷
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
承華眷儲臯之上馭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
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憇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
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福能實
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裴裴之
代用譬輪轅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
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
依遲總端揆以佐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

高壘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
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宓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
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廬
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鼎祚勒
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
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
典之美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十紀草
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
斯下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
二百餘載割疆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

任繁明德其是資次臨滄之層嶽尋叔寶之舊堦蓋珠
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
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觀因
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
季翦洪柯以銷落既觀竭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譴候高
塗以巧笑俟長星而懼喙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
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觀而聖作我皇帝膺錄受圖聰
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
積決應若飈與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白之大風戟
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

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
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理顯三
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
矣泝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
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
湍批衝巖而駭浪鏗千尋之峭岸深萬流之大壑隱日
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薄岸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
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洊險上岑
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
狀云怒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沈潛鎖於洪源鑿幽

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
論驪姑熟之舊朔訪遺迹兮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
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盛王勢傾河以覆
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錫有
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
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
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闔于於天祿造局鍵之候
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輶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渭無矯
且以招賓闕拍縉而待貴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
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孔

獸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情陋文仲之廢
職鄙彫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遙瞻鵠岸島嶼蒼茫
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泝水泓澄以闡
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
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攀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
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
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
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
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沈瓜而顯義指滄

波而為期此浮屨以明節赴丹燭其何疑信理感而情
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沈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
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
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是君
子之所識關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
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輟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為令
德沒為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
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並異世
而為隣發曉清而颺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
水騰沙以驚急天曠曠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

之勞瘁每寒帷而佇立山江施之派別望彭匯之
塗未中乎及終日已盈以決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
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出江洗滌平湖爽暢翻光轉彩
出沒搖漾岷山嶠冢悠之寂寥青溢赤岸控汝引潮望
歸雲之蒼蒼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
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出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
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平渚奇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
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宿在客行而多思獨傷魂而悽
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
之而務德南通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

宛外弭苜蓿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也眇臣嶺以躋
踏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
光而可投豈榮華之難擯夷遠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
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
倍之饒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節日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
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
已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具有以伊文侯之雅望誠一
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遭時雄之應
運方協義以經綸名既滿而愈賞言雖聞而甯親惜勤

士於延獻仰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與悲盛業之
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讎歸投
金以答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柷慨斯誠之未
感乃沈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追徒臨飡而先祭及旋
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
窺允分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
璧之木披所以居宗振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
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忠言於
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
莊王之高義乃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

嘉謀觀巫臣之獻箴覽周書以明喻何自謀其多僻要
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臣君以成務在兩臣而
優劣居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推雄圖於魏武乘
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弁楚總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
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
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
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卧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
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四百於
炎精望已止以遄回遵洞庭而敞悅沈輕舟而不繫何
靈胥之浩蕩眺若偏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償瑤觴而

一酌駕彩輓而獨往爾乃南奠衡霍北距沮漳包括滄
澧汲引瀟湘滌滌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
青碧潭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
卷開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川起長飈而半滅稅遺
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篋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
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
義寧露才而揚已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美有驂
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
已脩行潦之薄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

席乎川湄其蘭香以膏沐懷椒糝而要之延帝子于三
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
哥以會儻踈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然而無
辭愾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
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
讐遂刊山而楮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
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
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圖而號
決太伯讓嗣以來遊 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
軌聖賢之蹤轍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

史遷摛文以投予揚雄反騷而沈川其風謠雅什又是
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
緇衣改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
通桓伯緒之臣濟鄧充時之絕迹谷思恭之藻麗實川
嶽之精靈常間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筍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
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
偶南榮之僂佺時髮鬢其遙見亦徃徃而有焉爾乃歷
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落近悉割黔中以置守
獻青陽而背質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

之累仞褒吳文之為宰彼非劉而八王皆國士而身醢
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
之經始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
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
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比郭對林野
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祀瓊茅而沃醑景十三以啓國
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寔斯藩而是賴顧四阜
之紆餘乍升高以遊自審山川之而帶將取名於衡麓
下瀰漫以爽塏土欽商而重履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

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冀躡塵之可屏
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
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洲之炎德
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
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
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寔鷹揚
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
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
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眇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纆
聞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

而匍匐也。續至州，傳道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徠蠻者，依山險，爲右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續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續初聞郢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定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荆州

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續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荆州。王信之，便遣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即遣使責讓譽，索續部下。旣至，仍遣續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續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續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譽。仍遣岸帥軍追續。續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旣至，即執續并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

續剃髮為道人其年嘗舉兵襲江陵常載續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續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續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其序曰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續字孝卿續第四弟也初為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

兼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沈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為比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負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深藻以久疾未拜敕續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絢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驪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為豫章內史絢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

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
祿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統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
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
兵革吏民恒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
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
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一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
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排為憲司彈糾無所回
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
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
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官

綰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
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為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
承聖二年徵為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
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
文宇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
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廢藩親屬離貳績不能叶和
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
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寔萌於此以績之風格卒為梁
之亂階惜矣哉

列傳第二十八

梁書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梁書三十五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疑第二子也永
 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北司徒竟陵王
 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為寧朔將軍淮陵太守
 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
 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
 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
 明帝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祕書監
 領右軍將軍俄為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

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
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
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
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實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
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
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
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著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
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
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
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

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
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
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
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
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
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
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
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
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其苦共
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

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
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
起義兵非惟自雪門耻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
在建武末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
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
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
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
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
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
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

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
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
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
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
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
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踈假使暫出
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
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
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
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

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秘書監出為明威將軍零陵太守
十七年入為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
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
二年出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
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諡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竝仕
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
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
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
傳文集子瑒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
為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
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為
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
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為司徒主簿累遷州陽尹丞太
子中舍人出為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尹曹屬
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
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
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
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為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
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竝

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茲再
忝河南雖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
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
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
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
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大中大夫遷
祕書監太宗即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
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
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

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
集三十卷二子滂確竝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
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
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
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
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
監初降勅王文長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
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
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

幽通之流也又...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
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
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
內史遷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
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
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
仲允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回復在茲
口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
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
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

學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
異人問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
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謚
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
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
及葬請謚手詔特才倣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
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

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
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
鷺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
鄲繆路之徒竝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
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
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
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
序愷竝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竝掌
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
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
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累
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
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
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竝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
劇韻愷詩先就其辭文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
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

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二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旣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

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成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啟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孔子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

案性不當作牲
上為隋書音樂
志故

日月垂訓自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
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既燎尚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
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
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
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
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
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
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各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
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
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

案周易當作周
禮尚書不當既
水傳三字

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庸昭然忽則詳依
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
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
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
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
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為違伏以聖旨所
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
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採綴各隨事顯義以
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
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

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
多歷年所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
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
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
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
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
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
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
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
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
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後
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
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遠早知名亦善草隸高
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
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為
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
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為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
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

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
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
絕民望然劉曄曾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
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
取前規故子恪允弟及群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
失於舊豈惟魏幽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
量度越前代矣

列傳第二十九

卷三十五

列傳第三十

梁書三十六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
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
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
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
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
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
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

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
南陽劉之遴同爲大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
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
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
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
當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
虎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
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
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

口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
晉宋起右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旨除兼尚書
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
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
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
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源所
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
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

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臣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其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

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不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群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公王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畫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

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四年
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
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
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
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
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
代通規哀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監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摺
神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爨倫奄然未逝
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

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
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
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
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
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
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
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
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
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

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
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
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
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
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
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
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眺雅
相欽重眺嘗宿徹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
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

其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召為西邸學士弱冠與
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
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中代之解褐奉朝請僕
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為太子詹事啓革為府丞祐時權
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密務詔諧文檄皆委以
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賊客皆懼其罪革獨以
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中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
守袁昂據郡距義師迺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
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
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

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
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
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馭二龍於長途騁驥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
時在雍為府下所禮款若布衣革被徵為丹陽尹以革
為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休陵
建康令為治明肅家猶憚之入為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司農卿復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
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百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

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尋王長史御史中丞
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為貞威將軍北中郎
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
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主鎮
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
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
革解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延明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
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歌器漏刻銘革罵暉
曰卿荷國厚恩已無懼容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
明聞之乃令革作史八寺碑並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

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
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
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
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詔
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陟太守江革才思通曠出
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命諧可太
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敬求受戒革
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
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倫豈可作底突如彼
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世間果報

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啟乞受菩薩
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
上召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
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
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
在東州聞革應至竝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
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
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壽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
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

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
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
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
惟乘臺所給一舸舸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既
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進輕舸革既無物乃於
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
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
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
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
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

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
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
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褻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
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優
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諡曰彊子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
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
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
中作採芣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

事申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
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
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
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世人為之語
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
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又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
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祕書
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耆嗟人方深老夫
託其屬意如此嘗待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

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年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

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齊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比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

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救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救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園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竝亡逸二子禧嘏竝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竝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

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大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遷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

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
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
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
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
災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
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墜下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
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
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
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卦誤作封

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封名離合
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弟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
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
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縮奏敬容挾私
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
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
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
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
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

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
誼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
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
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虐過
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
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
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
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

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
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
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
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
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
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
入穴幸無銜婁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

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
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
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竝沒
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
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
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
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
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
戒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

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竝如故何氏自晉司空亮宋
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
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竝不拒故此寺堂宇校
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
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
此稱之子穀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魏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
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
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下壺以臺閣之務頗欲
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墮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三十一

梁書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梁書三十八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群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請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

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昇曰。竊見錢唐朱昇。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昇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昇直西省。俄兼

小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昇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昇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昇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昇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昇策馬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昇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昇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昇
啟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昇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
子又召昇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
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
平。舉朝稱慶。旦以語昇。昇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
景歸降。敕召群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
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昇探高祖徵

肯應聲。荅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
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
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
深納昇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
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昇又以和爲允。高
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
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啟絕和。及請遣使。又致書與
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
討昇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

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竝
累有啟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
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
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
云彼高冠及厚履竝昂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
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
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
指於异异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
求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
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貢外常侍至侍中四職竝
驟函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
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
充積性恣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
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
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蕭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閔

此處有脫文
當依南史語
常侍至侍中
官皆稱詔自左
衛至領軍四
職並驅函簿

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
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
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
依琛爲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

詔琛撰新諡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昔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
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
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
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
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

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

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暮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暮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其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

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貞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剗定每見

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啟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啟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愚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戎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

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
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
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
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
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
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剗銜
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
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駕困邑宰則
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
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

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翺
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
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湏應痛逗藥豈可不治
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
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
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
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

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
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
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貴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
消散蓋由宴鬻所費此彼數家之產歌謠之且必俟千
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
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
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
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
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
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群故勉彊而爲之苟力

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
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彫流之弊莫有過儉朴
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
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
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
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梳之子旣
得伏奏惟展便欲詭說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
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
章但務吹毛求疵孽肌分理運挈餅之智徼分外之求
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

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謚無
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
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
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
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
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
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
容戍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須皆
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

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
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
宜皆湏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
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
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
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
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
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
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
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

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瘼安能振其遠略事生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珠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謬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亦古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贊莫不能言正且默鑄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故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故是生聚教訓之時

臣先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僧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誌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為闇主卿又云東地兇尸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聞四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囚之而為貪殘其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飢渴廉平掣肘實為異事宜速條

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感急
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
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滋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
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入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
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
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倉兵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
糜費已如前荅漢文雖愛露嘉芝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
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
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動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
事則家業貧窶動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

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
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口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
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
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屈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
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
脅以求財帛是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
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
奢約之節若後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
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
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

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臣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竝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埴噓一何悖哉勇悖不悖

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擇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

不好音聲所以朝中講宴未嘗奏樂此群賢之所觀見
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
日晏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
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
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
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固知所荅卿又云百司
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
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
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

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
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關
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
人所吹之疵孽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
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
何者宜省何者未湏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
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
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
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
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

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湏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竝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頽舌凡人每爲先湏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敷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火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舉至闕下求見僕射

王元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行舉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遷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擢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且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

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
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
乎

列傳第三十二

梁書二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梁書三十九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騫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

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

帝誅黜異已立諸子為王部署將帥欲議臣復既而魏
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為附庸高祖
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既逼
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既至甚加優
寵時方事招攜撫院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
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二父處疆場之任每寇
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

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

車騎將軍四年進太

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為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
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司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

二年改為侍中大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
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
戶出為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
軍四年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
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為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
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
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
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為二千戶仍賜女樂
一部出為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為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為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為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儋咸陽王樹仕魏為宗正卿爾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為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司霍三州軍事雲麾將軍鄴州刺史

增封并前為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為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為主詔封貞為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齊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為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

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大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止有石鹿山臨海先有

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諡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尋業仕至太僕卿卒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

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唱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

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即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尅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

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尔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大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瑒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二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造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

瑒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兖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啟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

息憊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憊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憊馬令試之憊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憊憊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憊憊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北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

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憊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憊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憊頻勸乘其遠來可擊且日又勸出戰並不從憊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憊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憊討景之策憊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憊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憊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憊乃區分

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倂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倂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倂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倂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倂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而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上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倂曰車高壘虛

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弁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倂倂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倂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倂倂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倂謂鷲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

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佖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佖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啟至尊以除姦佞旣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佖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睿哲無幽不照有何女奴佞而得在朝欲

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佖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佖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佖執以相

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
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
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
中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教賚歌
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
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船起三閘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
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
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營同學有
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
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

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兩
還至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
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
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鷗
鷗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
厚及景敗鷗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
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書寢鷗語海師此中何處
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
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
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

船中以小刀抉船鵝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鵝爲持節
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
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
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
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
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鵝赴援不及從
王僧愔征蕭鼓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
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
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

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
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
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
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
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
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
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
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
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
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

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徇難投身前後相履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饗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係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公釣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